

风物咏

## 梨乡风韵漫人间

蓝泉

去年初春，一场文学邀约，让我与二十余位文友再度相聚莱阳。

彼时胶东大地尚处于春寒料峭中，五龙河犹如一条温润的青玉带，自昆崮山麓蜿蜒南下，穿丘陵、紫村落，优雅地环抱着这片沃土。

河水清浅舒缓，缓缓东流，天光云影摇曳于碧波之上，澄澈水色间，两岸沙壤的肌理清晰可辨，土质疏松，富含钾，加之昼夜温差适宜，日照与降水相得益彰。正是这份得天独厚的自然馈赠，让梨树在此深深扎根，也让“莱阳”这个名字浸润着梨香，历经千

一年的时间过得真快，今年春深时节，我又一次来到莱阳看梨花。此番心境早已与去年截然不同。许是天公想弥补往昔的亏欠，特意馈赠一片澄澈晴空。

清晨，薄雾如纱，若有若无地笼着大地，周遭朦胧迷离，宛如仙境初醒，透着几分娇羞与神秘。为了及早弥补上次的遗憾，这次，当车刚行至照旺庄村口、尚未停稳时，一颗久违的心，早已奔赴那片梨园。

刚踏入梨园半步，漫天素白便铺天盖地而来，将我温柔裹挟——仿佛坠入一片无声雪海，连呼吸都不由得放轻，生怕惊扰了这纯粹的美好。

你看，梨树上那些刚刚绽开的花苞，没有半分浓艳，素洁清雅得恰到好处。花瓣薄如蝉翼，近乎透明，边缘微卷，晕着一抹淡淡的粉，恰似少女脸颊上转瞬即

在村口茶肆歇脚时，偶遇一位七旬老农。他脊背佝偻如弓，双手粗糙如老树皮，指甲缝里嵌着泥土——那是土地的印记，是岁月的勋章。他话不多，眉宇间藏着几分沉默与温和，可一谈及梨树，浑浊的眼睛里瞬间便有了光，语气里满是化不开的眷恋：“这梨树，就是咱的铁杆庄稼，能活上百年。花落了不怕，果掉了也没啥，只要根还在，明年照样开花结果，结出的梨依旧甜滋滋。”他种了一辈子梨，熬过饥荒的贫瘠，扛过市场的波动，经受过极端天气的考验，却从未想过放弃这片梨园，从未辜负过每一棵梨树。

他的沉默，如梨树的根系，深深扎进这片土地，默默抵御岁月风霜；他的坚持，如梨花的素白，纵使沾了尘泥，

年岁月，绵延至今。

莱阳梨早年间便以皮薄肉细、回甘绵长、汁水丰足之特质，跻身贡品之列。尔后，又历经一代代人的匠心改良，如今更是享誉中外，香飘四海。只是世人多偏爱其果实的甘美，却少有人读懂那素白花朵所承载的精魂；殊不知，千百年岁月流转中，这花、这果与莱阳人早已心灵相通，结下了血肉相连的牵挂，继续出无法割舍的情怀。

笔会落幕后，大家兴致盎然地共赴下一项压轴重头戏：同乘一辆大巴，前往

逝的娇羞；白里嵌黄的花蕊，星星点点，在晨曦微光中，怯生生地探出头来，显得愈发玲珑可爱。等到太阳升到头顶，阳光毫无保留地倾泻而下，那满园的梨花，霎那间被全部点亮，白得耀眼，白得坦荡，无一丝遮掩，无半分娇作。这白，不是枯槁无神的苍白，不是拒人千里的冷白，而是饱含生机的温润乳白，是大地吐纳的灵韵，是春光澄明的清芬，沁人心脾。

再闻那梨花的香气，清冽淡雅，舒缓绵长。不似丁香、玉兰的馥郁浓烈，也不若桃花、李花的肆意张扬，只是静悄悄地弥漫在空气中，需屏息凝神，方能捕捉到那一缕清芬。它顺着鼻腔钻进肺腑，洗尽一身尘嚣与烦扰，留得满心澄澈与安宁。偶尔间，一阵微风拂过，枝头簌簌轻响，那不是喧哗，更似花儿们的低语呢

骨子里依旧干净纯粹。莱阳人向来不善言辞，却把坚韧藏在行动里——他们如梨树一般，耐得住严寒，扛得过瘠薄，默默耕耘，静待花开；他们如梨花一般，朴素无华，不事张扬，却用最甜的果实，回报土地与人间。这份“不与人争，自有芬芳；不怨苦难，自强不息”的性子，早已跟着梨树的年轮，刻进这片土地的骨血，融入莱阳人的灵魂，让莱阳梨香飘千年，让莱阳精神代代相传。

暮色四合，夕阳余晖渐渐褪去，梨园沉入一片朦胧灰蓝。白日里灼灼其华的梨花，在暮色中收敛了锋芒，褪去了耀眼，却沉淀出更深邃的静穆与庄严，宛如一群沉默的行者，守护着这片土地的安宁。

转身离去时，我不舍地

莱阳盛名远扬的照旺庄万亩梨园观看梨花。

车行途中，满车皆大欢喜，一路畅想目睹“千树万树梨花开”盛景之惬意。然而，谁也未曾料到，车子开出不久，老天就变了脸，狂风突然呼啸而至。还没等我们走进梨园，那风就像脱了缰的野马，从北边卷着漫天沙尘直扑过来。

我们下车时，眼前的景象着实让人心里猛地一沉：一望无际的偌大梨园，千棵树、万朵花，尽被狂风摧折。

巨风之中，古老枝干在风涛中剧烈摇曳，洁白花瓣四散纷扬，或旋舞于灰黄天

喃；俄顷，几片花瓣轻轻飘落，如一声无言的轻叹，似一段轻盈的舞步，缓缓坠向脚下的泥土——这泥土，正是孕育出莱阳梨甘美清甜的地方，也是生命轮回的一方庄严祭坛。

顺着小径往梨园深处走去，游人渐疏，喧嚣渐远，耳畔只剩鸟儿的清啼，叽叽喳喳，清脆悦耳；间或有田歌从远山隐约飘来，一唱一和，悠然互答，与梨园的静谧融为一体，更添几分田园意趣。园中的老梨树，枝干虬曲，姿态万千：有的如苍龙探爪，苍劲凌厉，藏着岁月的锋芒；有的似老者佝偻，静穆沉浑，载着流年的沧桑。树皮上的斑驳皱裂，每一道纹理都是岁月刻下的印记，每一道沟壑都藏着时光的故事。可就是这般历经枯荣、饱受风霜的树干，却托举起满树娇嫩的繁花，素白与苍劲相映，脆弱

回望那片花海——去年风中飘散的“碎雪”，与今日晴光里铺展的“云锦”，如今在脑海里，层层叠印、悄然交融。那一刻，我豁然开朗：梨花的风骨，不仅在于面对挫败时的那般坚韧，更在于年复一年，无论顺境逆境，始终如期而至地盛开。它不曾因赞誉而增色，也不曾因摧折而减损，只是默默履行着作为这片土地上一棵树、一朵花的天职：安静绽放，从容凋零，周而复始，生生不息。

步出梨园，城市的灯火次第亮起。归途中，蹒跚的思绪与衣襟上残留的梨花香，萦绕不散。而我的心底，早已种下一片永不凋零的梨花，它开在胶东半岛温润的春风里，开在莱阳人世代耕耘的厚土上，开在我与生命

幕，或坠落于泥泞尘间。同行者或匆匆打卡留影，或扼腕慨叹“来得真不巧”，唯有我，伫立狂风之中，读出另一番别样的深意：那些成排的梨树，纵使枝干摇曳、花瓣飘零，却始终不改高节，未失芬芳。灰黄天地间，那被狂风撕碎的片片素白，恰似一面面素旗，于风暴中倔强挺立、傲然不屈，纵使沙尘卷尽残躯，亦不肯向苍茫低首半分。

归来后，心绪难平、夜不能寐，遂提笔写下《梨花风骨》一文，只为赞颂那宁碎不污、虽折不挠的生命气节。

与坚韧相依，生命的厚重与轻盈，岁月的沧桑与温柔，在此刻悄然交融。静静凝望，心便被这无声的力量触动，生出无限遐思。

回眸去年，狂风中的梨园，飘落的花瓣、挣扎的枝干，曾让我为其风骨震撼，赞叹它于摧折中不改其节，于逆境中坚守本心；而今，晴光潋滟，蓝天如洗，透过眼前这浩荡素白，我方才读懂：这尽情的敞开，这从容的抒怀，何尝不是一种更深沉、更动人的风骨？它不因顺势而骄矜，亦不因逆境而萎顿，只是遵循着大地的节律，跟随着岁月的律令，在属于自己的时节里，倾尽所有，热烈绽放，给春天一片最纯粹的亮色，给人间一份最温柔的期许。这份从容与定力，从来不是草木的本能，而是这方水土与莱阳人天性的深深契合，是莱阳人精神最生动的写照。

向阳而生的每一个日子里。此番莱阳重游，我带走的不仅是一段难忘的记忆，更是一份深刻的精神启迪：莱阳人以梨树为骨，以梨花为魂，活出了独有的风骨与神韵。梨树扎根沃土、栉风沐雨的坚韧，是莱阳人数百年来坚守故土、向阳而生的底色；梨花洁白赤诚的模样，蕴藏着莱阳人待人热忱、挚爱家乡的温情。如此醇厚风韵，必将如春风化雨，漫过田野，穿越时空，于岁月深处悄然融入民族前行的血脉，为世人称道，令四海传颂。

愿这份源自莱阳的风骨神韵，化作人间最动人的力量——

根深不改凌云志，花落犹存济世心；一城清白传佳话，千秋肝胆照乾坤。

文化资讯

俺爹俺娘俺家乡  
于建波个人作品  
朗诵会举行

本报讯(通讯员 伟钊 元九 摄影报道)有一种声音，能穿透岁月；有一种深情，名为“爹娘”与“家乡”。10日，“于建波个人作品专场朗诵会——俺爹俺娘俺家乡”在横山书院成功举办。朗诵会由尹浩洋主持，烟台朗诵艺术界名家邵景然、作者于建波等30多人倾情登台，近百名文艺爱好者齐聚一堂，用声音与文字，完成了一场对亲情与故土的深情致敬。

于建波的作品扎根乡土，无论是母亲的守望、父亲的辛劳，还是故乡的一草一木、年节里的烟火气，都在其笔下化为真挚动人的诗行。本次朗诵会，将这些充满温度的文字，交由声音再度创作，唤醒每个人心中关于家和爱的记忆。

朗诵会在刘跃鲲的《中国娘》中拉开序幕，唤起了全场对母亲的集体礼赞。随后，崔建喜朗诵的《俺爹》，用沉稳的声线勾勒出父爱的厚重如山。《娘来了》《过年的新棉袄》《娘的雨伞》《买鞭》《喝茶》……一首首充满生活质感的篇目，在朗诵者王艳、张敬华、时光、明玉、于萍等人的动情演绎下，仿佛把观众带回了老家的屋檐下、灶台边、赶集路上。那些细碎的日常，因诗歌而变得熠熠生辉。随后，朗诵艺术界名家邵景然就朗诵做出中肯点评。

于建波表示，“俺爹俺娘俺家乡”是他笔下的主题，也是每个人生命中最柔软、最坚韧的部分，他感谢所有的朗诵者，真心希望更多的胶东籍作家和朗读者，能拿起笔、亮开嗓，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乡村题材诗作，让这片土地上的乡愁和人情味儿，被更多人听见、记住。



于建波在朗诵会上发言